

Pathos Spirit Chorus

她死之后，他很久都不能忘却。

她确实是个有点儿古怪的人，居然会在家里种了一盆向日葵，但是她是个好女人，他知道。

她死之后，他总觉得那株向日葵有点儿怪异。

向日葵不是应该向着太阳吗？

可是这一株向日葵，硕大的花盘却总是向着他。

无论他走到屋子里哪一个角落，只要稍微停留片刻，总能看见向日葵的花盘直勾勾地向着他。

像一只巨大的眼睛。

他终于无法忍受了，亲手拔出了那株向日葵。

正要出门扔掉时，警察进来了。

「我们想再了解一下你妻子失踪的详情。」

而后，他们的目光，聚焦在他手中向日葵的根部。

她的头发，和向日葵的根须纠缠在一起，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盯着他。



上架建议：畅销|惊悚

ISBN 978-7-5133-0331-6



9 787513 303316 >

定价：26.00元



1. 前生

她从小就喜欢泡澡。

自从家里买了那个超大的浴缸之后,她就更喜欢泡澡了。

每天都要在里面泡上几个钟头。

丈夫有点儿不太高兴,偶尔叫她不要泡太久。

她就一脸憧憬地说:“亲爱的,我觉得,我前生一定是一条美人鱼。”

丈夫笑着问她:“你前生是美人鱼,那我前生是什么?”

她在浴缸里打着水花:“你前生一定是个王子。”

她没有骗他,她真的经常梦见自己是条美人鱼,在海洋里畅游,有时游上沙滩,看看那英俊的王子。

虽然王子和丈夫长得不太像,但她还是坚信王子就是丈夫的前生。

她的人鱼梦越做越多,泡在浴缸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丈夫则越来越不耐烦,看她的眼神也越来越烦躁。

有几次甚至把她生生从浴缸里拖了出来。

可是她还是觉得自己前生是条美人鱼。

也许今生也是。

她终于辞去了工作,成天泡在了浴缸里,在里面吃饭,也在里

蹲伏在水下,正伸出长长的舌头,在他身上来回舔舐,伴随怪人每一次的舔舐,他的皮肤变得更加光洁。

他大叫起来,并想跳出木桶。

水下的怪人力气却是出奇地大,一把将他拉了回来,并掰开了他的嘴,然后拽出了他的舌头,拉得很长、很长。

从此后没有人再见过他。

小镇的浴室里,又多了一只木桶。





他呼吸开始困难了，忍不住大口喘息，像落进蜘蛛网的小虫子一般挣扎着。

然而窗帘还在裹紧、裹紧……

最终，他被淡紫色的窗帘裹得严严实实，好像一个木乃伊。

她回到了卧室，轻轻抖开了裹紧的窗帘。

淡紫色的窗帘在微风中舒展，上面有四个扭曲的人形。

她用男人的声音说道：“我不喜欢这窗帘。”

随后又恢复了女声：“可是我很喜欢。”

32. 变翼

他的肩膀痛了很久了。

痛到不得不放下繁忙的生意,到一个名医那里求诊。

“双侧肩胛骨骨癌,晚期,还有半个月时间了。”医生冷静地下了判断。

他震惊了,

“我才二十三啊!”

医生同情地望着他:“手术没有什么意义了,回去享受你最后的人生吧!”

一个月后,他再次来到医院。

虽然面色带着迷茫,但是看起来不像是要死的人。

他对惊讶的医生说:“上次回家之后,我就待在家中等死,没想到过了一个月,我还是活着,而且,我长出了这个。”

脱下上衣,一对翅膀从他的肩膀后伸展开来。

光洁、闪亮,这是一对天使的翅膀。

医生吞了吞口水:“你有没有对别人说过这件事?”

“没有。”

“哦,那很好。”医生拍了拍他的肩膀,忽然给他打了一针。

他惊奇地晕倒了。



36. 梦见符

这段时间以来,她总是做噩梦。

每天晚上她都会从梦中惊醒,然后瑟缩在被冷汗打湿的被子
里发抖到天明。

诡异的是,她不记得自己梦见的是什么,只记得是非常恐怖
的东西。

她和男友一起向高人求助。

高人送了她一道梦见符。

据说贴着符文睡觉,所做的梦,可以像放电影一样在卧室里
显现出来。

只要有亲人看着,就能看到梦的内容,继而进行破解。

她贴上符文缓缓睡去。

男友坐在身边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两点时分,房间里没来由地冒出一阵白雾,渐渐幻化成一个
白衣女子。

穿着、长相都像鬼片里那些怨灵,在卧室里飘来飘去,不时用
赤红的血眼,冷冷地瞟他一眼。

当女鬼飘过他身边时,他甚至觉得白色的衣襟打到了自己的
脸。

不安分的魅灵



40. 骰子游戏

朋友都心领神会地走了。

KTV 的包房里,只剩下他和这个半醉的女孩。

他们要把这个骰子游戏进行到底。

酒精的作用下,女孩的矜持已经挥发了,只留下疯狂和娇媚。

伴随着“刷啦刷啦”的骰子声,女孩身上的衣物越来越少。

“讨厌,我又输了!”

女孩醉眼朦胧,脱下了最后一件内衣。

他的眼里喷着火,心里也是。

女孩却挡住了他:“最后一把,给我一个翻盘的机会嘛……”

他笑了:“好的,最后一局,赢的全赢,输的全输!”

尽管手有点儿颤抖,但是在一个醉酒的女孩面前出千还是很难被发现的。

女孩又输了。

她柔美地笑笑:“人家又输了啦!”

随后掀起自己的头发,像脱衣服一样,脱下了整个皮肤。

声音还是如此销魂:“帅哥,咱们再来一把好吗?”





42. 新来的小朋友

早上,五岁的女儿吵着要他快送她去幼儿园。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惊喜之余,他问了女儿原因。

“因为幼儿园里新来了一个小朋友,叫做小鹏,他很漂亮,很可爱,很喜欢跟我一起玩。”

女儿在幼儿园一向有点儿内向,如今能交到新朋友,他也很高兴。

慢慢地,他发现女儿回家后经常哭闹,总是说要上幼儿园,整个人也越来越瘦了。

他觉得不对,找到了幼儿园,

老师们告诉他,园里最近没有新来的孩子,也没有一个孩子叫小鹏。

紧张,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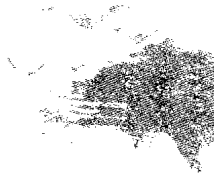
他送女儿去看心理医生,将她转到了新的幼儿园。

女儿一开始很不适应,总是大哭大闹。

可是慢慢地,情况好转了,女儿渐渐地平静下来。

他试探着问女儿,还想小鹏不。

女儿低头玩着积木:“不想啊。”



机票。

十五分钟后,有人礼貌地敲门。

她去开门,门外是她的老公,只是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老公冲她一笑,露出细碎的白牙:“一共是一千元,请付款。”

这笑容如此诡异,又如此熟悉。

50. 乡音

走在异国的街道上,忽然听到了熟悉的语言。

前面的两个男子,勾肩搭背大声谈笑着,简直有点儿肆无忌惮。

他们说的方言,即使在祖国,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听懂,何况这里是异国。

他的脸上顿时闪现出惊喜的笑容。

看着这两个男子进了超市,他犹豫了一会儿,也跟进去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几句纯正的家乡话一聊,顿时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他说自己的公寓就在附近,请两位老乡去坐坐。

很快,他们就在他的公寓里喝起酒来。

故乡带来的酒,总是带着浓浓的乡土味。

三个人都有些醉了。

他突然问道:“你们认识小倩吗?”

他又喝了一杯酒,笑道:“小倩是我的女朋友,也是那个地方的人,可惜,三年前,她被家乡的两个浑蛋强奸致死,那两个浑蛋家里很有钱,把他们送到了国外。”

两个男子互相看了一眼。





54. 收钱

她最近总是收到钱。

收到钱是好事,但是收到冥币就是一件诡异的事情了。

大把大把的冥币,成捆成扎的纸钱,总是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或是家门前。

让她觉得奇怪,也有些恐惧。

她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仔细想想,母亲去世一年了,她都没去坟前拜祭过。

是不是她老人家怪罪了?

于是,带上一束纯黑的花朵,她去公墓拜祭。

进入公墓后,她怎么也找不到母亲的墓。

就在这时她看见了母亲,步履蹒跚地,一步步走来。

她惊讶得说不出话。

母亲走到一座坟墓前,开始烧纸,边烧边温柔地呼唤她的名字。

随着纸灰飞扬,她的手中,多了一扎冥币。

57. 累赘

他的脖子旁边,长了一个西瓜大小的肉瘤。

上面还依稀看得出五官,让他看起来像个双头怪人。

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累赘。

不知道让他流下了多少次苦涩的泪水。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割掉这个瘤子。

医生看着他,最后问道:“你确定要割掉?手术是有危险的哦?”

他坚定地点点头,在手术确认单上签下了名。

他一刻也不想见到这个累赘了。

他醒来时,听见医生在说话:“恭喜你,手术很成功!请看看吧,这就是割下来的肉瘤。”

他费力地睁开眼睛,看见医生正指着自己。

明明是自己的脖子上,现在只剩下那个瘤子了。

瘤子正顺着医生的手,向这边看过来,并发出嘶哑的声音:

“不错,谢谢你,医生,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累赘。”

他想喊,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声带。

渐渐地,他连最后的意识也消失了。



示音——

然后她就死了。

同一个城市里，她的闺蜜正在摆弄着另一个红色的相框，喃喃自语：“真是对不起啊！有些东西，真的是好朋友也不可以分享呢！”

不安分的魅灵



他醒了,妻子疲倦的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

“大白呢?”他问,妻子喜极而泣:“你知不知道你睡了多久?你已经昏迷三年了!”

他看着憔悴了许多的妻子,固执地问着:“大白呢?我家的猫儿呢?它在哪里?”

妻子终于明白了他在问什么:“大白?大白不是在家乡吗?”

他出院的那一天,看到了大白。

大白躺在医院的臭水沟里,早已没了气息。

除了爪子全部磨秃了,身上没有其他外伤。

谁也不知道它是如何跋涉千里,来到他工作的城市的。

也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死在这里的。

只有他知道,也只有他相信。



他有点儿头晕,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拿自己开心。

于是他又倒了两杯酒:“兄弟,哥哥再敬你一杯。”

数杯人接过酒,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他被看得心里发毛,只好喝酒掩饰尴尬:“哥哥我先干为敬!”

这时他听到数杯人的声音:“九千六百五十,最后一杯。”

然后他感觉自己的心脏狂跳,跳了一会儿,就彻底不跳了。

数杯人掏出一个本子,在他的名字上标上 9650,又重重画了一条线。

转向了下一个人:“三百四十六。”





她的噩梦,渐渐少了。

可是,这一夜,她的尖叫声分外凄厉。

他轻轻地摇醒她,要她告诉他噩梦的主角是谁。

可是她却恐惧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终于明白了,下床为她掖好了被角,默默地走到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躺着很多人,有伊,有那个经理。

他在自己的脖子上轻轻割了一刀,躺了下来。

地上稍微有点儿凉,也有点儿挤。



她幽怨地看着丈夫。

在她的目光下,丈夫的心脏都要冻结了。

他呻吟着说:“我知道,我当然知道,那一天,是我在你的胃药里加了毒药,老婆,我对不起你!”

他跪在死去的妻子面前,痛哭流涕。

她的脸上,全是那种死人的惊讶:

“亲爱的,真是意外啊!其实我只是来找我的北京牌小锅巴的,最后的一包,我还一直没吃完呢?”

她从茶几里抓起一包北京小锅巴。

对着丈夫笑着:“老公,来喂我吃啊!”

几天后,人们把他埋在了她身边。

从那以后,人们总是听到她的墓里传来吃锅巴的声音,如此清脆。